

□娜恩·谢泼德

冰斗里的湖泊

起初,痴迷于高度的我总是直奔山顶,从来不愿花时间探索大山深处。后来,在某个九月末的一天,我和一个当时比我更懂布雷里厄赫山的人去爬山,他把我带到了冰斗小湖。

对初次看到这一罕见湖泊的人来说,简直找不到比那天更合适的日子了。二分点风暴(指春分或秋分前后出现的暴风雨)一直都很强劲,而几乎总在九月第三周覆盖高原的大雪也早已厚厚落下;此时风暴已过,空气凛冽怡人,透出冰一般的光泽。湖水触指冰凉。四下一片寂静,空气中弥漫着不可思议的安谧。

不管你多么频繁地重返冰斗小湖,它依旧让你感到难以置信。除非已经几乎站到了湖边,否则根本看不到它;而究竟能不能看到,还取决于你所处的海拔高度。与埃文湖和艾切肯湖不同的是,它并没有被大山紧紧环抱,而是流淌在山的外侧。

从斯佩河望向凯恩戈姆山脉,其河谷每天都在变换形状。然而,对不知情的人来说,根本没法猜到这里还有一片湖泊,更别提它的大小了。

两条瀑布好似串联山脉的白线,一条沿石块从高地边缘滑落,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流;另一条则将湖水导向远方。我曾经爬上第二条瀑布的河床,期待能接近冰斗,事实证明我离那里还有挺长的一段距离(后来才知道自己走的并非最简路线,但谁让我的同伴是个会停下脚步,和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条根茎打交道的狂热博物学者呢)。

于是我继续艰难跋涉,往大山深处走去。一路都是散乱黑色岩石,有些和房子那么大,有些像锉刀一般棱角分明,走起来实在不太容易。终于,在紧贴着峭壁的地方,湖泊出现了!

一转身,我突然发现,透过九月清冽的空气竟能直接看到远处的山脉。真是令人惊讶。如此开阔,却又如此隐秘!它的寂寂无闻——冰斗里的湖泊,仅此而已——似乎是为了守护这份秘密。

埃文、阿维莫尔以及其他河流都有其独特的名字,人们期待在这些名字背后发现暗藏着的某种特质。但,冰斗里的湖泊?这样的名字背后能有什么神秘可言呢?肯定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山中小湖吧!然而,就在你毫无期待的情况下,突然遇见了无比可爱的它!

我让河水漫过手指,感受它的丝丝凉意;我侧耳倾听瀑布奔涌,直到再也听不到声音。我任凭双眼带领自己缓缓走过一个又一个河岸,惊讶地发现河水之宽超乎想象。怎么可能预见到有一座如此大的湖泊,在高达三千多英尺的地方悄无声息地汇入了这座冰斗呢?毕竟,大山本身不过是高原上的一个断片,而这座冰湖也不过只是断片面上的三个冰斗之一。

再次放眼望去,越过河流表面,慢慢地,跨过河岸,从双脚开始,直到峭壁结束。无法想象竟然还能这样品味河面的宽阔。

这种由观看静止事物时转动眼球带来的焦点变化,强化了人对外在现实的感知。如此一来,从静止的事物里也能发现变化与发展。只需一个简单的动作,比如改变脑袋的位置,一个全新的世界兴许就会出现。低下头,最好从你看的方



在我毫无目的地漫游时，大山向我袒露出最完整的模样

1893年,娜恩·谢泼德生于苏格兰凯恩戈姆山附近的卡尔茨村。在那个年代,女人从不四处游荡,但她从小就热爱户外,从三十岁开始,攀登凯恩戈姆山就成了她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。起初因迷恋高度的感觉,谢泼德总是直奔山顶。但后来发现,真正让她在感官上达到顶峰的,往往不是登顶,而是那些在山间无目的漫游的时刻。娜恩·谢泼德的文学作品也都以大山为主题,包括散文、小说和诗集。《活山》是她唯一一部散文作品,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和外在世界之间能产生多少微妙的联系:对山的生命体察得越深,对自己的了解就越深入。

向扭过脑袋,然后蜷曲双腿、弯下身子,直到你眼中的世界天地颠倒。一切变得如此新奇!从最近的石南嫩芽到最远的土地,所有的一切都兀自挺立。在这之前,我从未靠肉眼发现过地球是圆的。我望着它,它拱起后背,层层景观便耸立起来,虽说用“耸立”来形容有些夸张。细节不再是以我为焦点的某幅图景中的一部分,此刻,处处皆为焦点。万物不再以我为归处,也不再与旁观者相关。这大概就是大地看待自己的方式。

在埃文湖中行走

我缓缓地望过冰斗小湖,开始领悟到,在匆忙翻越中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些山脉的。看了很久之后,我意识到自己此前从未真正看见过它们。对埃文湖也是如此。我和它的第一次接触并不顺畅,这在我内心深处烙下了埃文湖不可亲近的印象。

在前往埃文湖所在的山谷之前,我已登上过这个地区所有的六座主峰,有些甚至去过两次。埃文湖流淌在海拔约两千三百英尺的高度,但它的河岸向上又跨越了一千五百英尺。考虑到凯恩戈姆山和本麦克杜伊也可算作它的河岸,其所跨高度就变得更高了。从岩石间这道宽约一点五英里的洼地下端很容易找到出口,但出路相当漫长。

沿埃文湖往下,若是走去因楚若瑞大约有十公里,一路荒凉寂寞、无人问津;或者,你也可以顺着分水岭走到斯特拉斯内西或是德里峡谷;又或者从拜奈克巴恩斯下面走到凯普利奇溪。然而从湖的上方是没法出去的,除非沿着从高处跌落的某条溪流向上攀爬;除此之外,庇护石上面有一条山间裂缝通往艾切肯湖,从那儿向上,路程会短些。

这条裂缝的里端已经深深切入花岗岩。从下往上看,水流小得似乎只凭一双手就能改变它的流向。然而,在峭壁之上的一条小溪



娜恩·谢泼德

里,我们发现了深得可供沐浴的池子。汇入这些森严壁垒的水流极速下落,没有掺杂一丁点儿沉积物,似乎确实起到了净化水质、注入氧气的作用,因此,下方的湖水才会净如明镜。我猜这条狭窄的小湖应该从未被外人探索过。我大概知道它的深度,虽说并不清楚具体有几英尺。

我们的首次相遇发生在七月初。那一天万里无云,我们在黎明出发,九点左右越过凯恩戈姆山,顺着萨德尔山一路走到湖的下游。我们在那儿稍事休息,面对着一片荒凉的洼地。当正午的阳光直直射入水中,我们索性脱了衣服,走进湖里。

清澈的湖水渐渐没过我们的膝盖,没过大腿。只有真正走进去才能发现湖水有多么透亮。通过它向外看,我更好地了解了它自身的特质。在水下看到的世界远比通过空气看到的更加清晰。

我们继续在明亮的水中行走,水面变得开阔起来;只要漂在水面或是踏入水面,总会有这种感受。因此,湖看上去不再狭窄,我们距

另一端似乎还很远很远。我向下望去,一道水沟出现在双脚之间,它是如此明亮,以至于我的心跳几乎停了一拍。我们站在一块深入湖中好几码的陆架边缘,它随后陡然而下直至深谷,那儿才是真正的底部。透过那无比清澈的湖水,我们一直窥见了谷底深处。明亮至此,每一块石头都清晰可见。

我走向在身后一步的同伴,叫她过来往下看了一眼我刚看到的水下悬崖。我们对望了一眼,又再一次看向谷底。缓缓地,我趟回浅水区。那一瞬间,似乎再没什么值得去说了。我的灵魂已经和我的肉体一般赤裸,那是我一生中最毫无防备的时刻之一。

让我感到震撼的并不是迫在眉睫的身体危险。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回想起来,我都没有任何险些丢命的感觉。当然,在那种情况下确实可能会

失去平衡、溺水而亡,但我觉得自己不至于鲁莽到失足跌落的程度。人在艰难前行时,双眼和双脚会锻炼出完美的协调能力,即使抬头仰望天地也能清晰地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。

不过在这种情况下,只能随便四处看看,假如真要细致观察,还是得停下脚步。通常来讲,在颠簸但并不难爬的地段,登山者可以同时看见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要去的地方。在六月某个炎热的一天,我在科伊赫峡谷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。

那时,我从一个长满石南的斜坡跳进小溪。我的双眼发现了一条蜷成一团的蝗蛇,它会随下一波水流落在我脚下,我的双脚则巧妙避开了这一危险,而这一切几乎是同步完成的;与此同时,我还成功避开了在我这一侧水流里伸展开的另一条蝗蛇。又走了一小段儿距离之后,我停下脚步,带着几分愉快的惊讶琢磨起自己双脚的速度和笃定。这一系列的动作可没有受到清醒思考的太大影响。

因此,虽然人们讲起埃文河时

会提到,有些人会因湖水太过清澈而误判了它的深度,不幸溺毙,我本人倒并未察觉到太大的危险,望向池水时也没有觉得恐惧。第一次向下看时感受到的震惊如此强烈,我自身的能量都被强化了,以至于恐惧都变得让人感到兴奋。

这倒并不是说它不再是恐惧了,而是说如此普遍存在、如此强烈感受到的情绪并没有束缚住灵魂;恰恰相反,它释放了灵魂,使它变得更加宽广。

沉默不语的山

湖难以接近,而这种难以接近正是它的力量来源之一。寂静,乃其题中之意。假如吉普开了进来,或者因搭建缆车而毁了它的原貌,它原初的意义也就丢了几分。在这儿,对绝大多数人是否有利并不重要。某些时候,独立排外反倒成为必须,并非为了权贵之士,而是为了那些能够理解孤独的人类特质。

假如伴你同行的是不错的登山伙伴,那么他的存在并不会打破这份静寂,反倒会将它强化。这类同伴和你一样,在登山时早已把个人融入了大山。如此一来,话语也不过只是山间日常,不会打破它的安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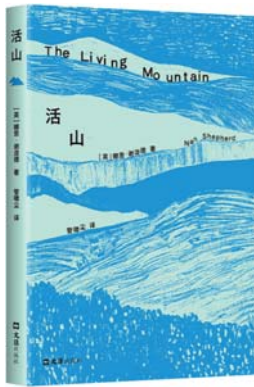
但假如你们相互攀谈,寂静就被毁掉了,多说一句也可能是多余之举。一位瘦削的老人告诉了我这些道理。他曾是个“个子瘦高的小伙子”,虽说后来成了公务员,却因生活在山区农场而颧骨突出,双颊深陷。他告诉我说,如果是和一群喋喋不休的人一起进山,他“可能会把他们引到不好的地方去”。

我曾经和很棒的年轻人一起爬过山,他们一路上会不停地说了风趣的话,但这却让我感到疲乏、沮丧,因为山本是沉默不语的。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与山相关的谈话才是好的。通过与山的接触,各式各样的主题都可能被提起。由于他们是在和另一种思想沟通,讨论可能会因此变得非常有趣。话虽如此,侧耳聆听依旧好过口若悬河。

我发现,边爬山边说话的人期待的是大山给予的感官刺激,倒不是济慈所说的那种感受。这对新手来说并不罕见,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。他们想要令人惊叹的景观、摄人心魄的峰顶——这就好像只想啜饮啤酒和茶,却对牛奶置若罔闻。

然而,大山常常在我毫无目的地漫游时,向我袒露出最完整的模样。心中没有必须到达的目的地,所到之处也算不上特别,我不过是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;就像去拜访一位朋友,除了与他做伴,再无其他意图。

(本文摘选自《活山》,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活山》
[英]娜恩·谢泼德 著
管啸尘 译
新经典文化 | 文汇出版社